

报告文学文体界定及其归属

胡 欣

自从本世纪20年代 Reportage(报告文学)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以来,迄今为止,人们对它的界定及其归属各执一词:有的说它是文学文体,有的说它是新闻文体,有的说既是文学文体又是新闻文体,还有其他说法等等。由于划分不统一,易造成这种新型文体在理论上含混不清。对这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而又普遍运用着的文体,有必要再加以研究,以求符合客观实际,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本文的立论是: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文学边缘文体,其归属是在广义的文学范围内。现就这一问题略陈陋见,以求抛砖引玉。

一、几种有代表性的界定说

纵观中外文学家、新闻学家对报告文学的论述,大体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界定为文学主体:俄罗斯伟大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提出报告文学(俄语称作“特写”)是“独特的文学”^①;日本作家、评论家川口浩论定它“是纯然的文学”^②;捷克著名记者基希称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③;我国文学巨匠茅盾也在30年代撰文说:“‘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④这些权威性的论断基本是一致——它是一种特殊文学。进入新时期,报告文学跃入文学家族前沿,几度掀起报告文学创作热潮。文艺界大多确认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因此,历届报告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均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

但是,有的专家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报告文学属于新闻文体,于是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新闻文体。英国权威性的《简明牛津字典》(1964年版)给报告文学界定为:“为报刊报道事件的典型文体。”这显然是视作一种新闻文体。塞尔维亚作家巴克说:“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⑤这是把报告文学植于新闻土壤里。现今国内许多新闻学教材、专著,以报告文学的题材内容具有明显的新闻性和注重时效为依据,把它归入新闻文体。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新华出版社1990年

出版的《现代应用新闻学》(何光先主编),该书中说:“这是一种用文学艺术手段,及时迅速地报道重大新闻性题材,直接为当前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兼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独特的新闻文体。”类似这种提法者还为数不少。显然,这种“独特的新闻文体”论与上面提到的“独特的文学文体”论是相对立的。

第三种说法是“双重文体隶属”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报告文学艺术探》(桑义焯著),给这种文体下的定义是:“用一定的文学写作手段,直接反映新闻性题材的及时为当前服务的新闻和文学体裁。”认为给报告文学定“双重国籍”符合实际,因为它发端于新闻园地,有详细的重要的信息,弥补了新闻通讯的不足,是新闻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另外,由于它生动形象,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使它有资格同其他文学作品并驾齐驱,成为文学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除了上面三种说法,还有第四种说法,即“介乎”论。高尔基除了认为它是“独特的文学”外,还说过它是“介乎研究性论文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作品。”^⑧“介乎”论在我国也有不少修正的提法,如“介乎新闻通讯和小说之间”,“介乎调查报告和短篇小说”,“处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等等。“介乎”论所指的具体文体不一致,其基本意向是处于两种文体之间的一种体裁。

二、各种界定说辨析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⑨当我们用这个唯物主义观点审视报告文学时,就要看它在实际运用中是否符合实际,而不能从原则中简单得出一个结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界定说有值得商榷之处。

把报告文学简单划归为文学体裁,容易与纯文学体裁相混淆。通常文学体裁分类按“四分法”分:散文、诗歌、小说和剧本。如果把报告文学并入其子类——散文之中,又显然不符合文体发展的实际,因为报告文学的题材内容要有新闻性,信息量要大,重在表现事实;而散文则不同,重在表现情感和文采。如果把报告文学作为与散文、诗歌、小说、剧本“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学体裁,那它就要完全具有文学的基本属性。文学的基本属性除了形象性、情感性外,还有虚拟性,“没有虚构便没有文学”,文学体裁无一不具备这些因素。而报告文学却不能虚拟,真实是报告文学生存的基础,没有生活真实和新闻真实就没有报告文学。因此,不能把报告文学与一般文学体裁相提并论。那么就谓之曰“独特的文学”吧,似乎说得过去。但仔细一推敲,“独特”表意有些笼统,需要加以诠释,这就是表现在真人真事上。实际情形是,如果把报告文学视作文学体裁,则作者可以按照文学创作规律去创造典型、塑造典型,这样就常常会使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发生变异,而出现“略有虚构”、“合理想象”或者失真的现象,这是报告文学所不允许的。再者,报告文学讲求时效性,一般文学不要求这一点。从表达上讲,报告文学作品中有作者倾向的直露,即“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⑩。而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⑪,这是报告文学与一般文学体裁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同之点。所以,这种“独特”囊括不

了报告文学的特点，应把报告文学与一般文学体裁严格区分开来。

如果把报告文学划为新闻文体，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载体。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的及时报道，其主要特点是快、短和简明，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报告文学远不及新闻报道快和短。虽然报告文学也传播信息，虽然核心也是事实，但它要开掘事实的内蕴，要通过事实来表现人——无论是个体或群体，来实现作品意向的心灵化和境界化，从这一点来看，又靠近文学。一般说来，新闻文体分为消息和通讯两大类，其他各种新闻报道形式都是这两大类的延伸和扩展。有的新闻作品借用了一些文学手段，但它终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新闻作品。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文体的扩展，是文学步入新闻领域所产生的一种体裁。虽然报告文学有新闻性，但有新闻性不等于就是新闻文体，因为构成新闻文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真实性、新鲜性、及时性、直接性、简明性等。因此，历来评选好新闻，新闻单位没有把报告文学纳入评选范围，都把这种“独特的新闻文体”拒之门外。

“双重文体隶属”论看似公允，实则模棱两可。主张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它“既像妈妈，又像爸爸，将它归属妈妈爸爸都是可以的。”这种类比欠妥，“像”不等于“是”；“像”是不确定概念，“是”才是确定概念。任何事物只能有一种归属，如同人只能有一个国籍一样。如果有类似之处和相互关联，这只能说明事物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双重文体隶属”论易造成报告文学归属的混乱。如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在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者在按语中标明是通讯。后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优秀通讯选》也将这篇作品作为通讯收入。可是1981年全国首届报告文学评奖，这篇作品又获报告文学奖。这就使读者产生疑问，它到底属哪种文体？从整体上讲，《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应属于通讯，是通讯中的一个类别——人物通讯。它虽然是写人，但写的主要是劳动模范吴吉昌为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的棉花脱蕾落桃的任务而奋斗不息的事迹，虽然作品中用了不少的文学手段对人物形象及心理活动作了细致的描写，那也只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感人的目的；同时，该作品的结构方式、表达方式及语言形态亦具有明显的通讯特色。

这里有必要提及通讯与报告文学的区别。两者都有浓厚的新闻性，都纪实，既要新又要真，但两者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思维形式及表达形态上存在差异。如1982年9月7日《工人日报》发表的《他用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一文，首先报道了中年知识分子罗健夫的动人事迹，全文3400字。同年11月5日，该报又以题为《罗健夫》的报告文学形式作了形象生动的报道，全文8300字，感染力比通讯更强。这里要明确的是，虽然两者都要求形象化，但报告文学“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⑨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创作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而通讯写作只要把反映事实的“六要素”——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因、何果清楚地表达出来即可，对人物活动和事物全貌作详略得当的表述，具有明显的直接性。在功用上，报告文学主要是以情感人，通讯则主要是以事感人。在语言形态上，报告文学用的是文学语体——形象化，个性化，自由度较大；通讯用的是新闻语体——简明，严正，自由度较小。所以，报告文学与通讯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对一部成功作品的归属不能采取“脚踏两只船”的做法，以免新闻与文学有扯不完的皮。那么，审视一篇作品是报告文学或是通讯的尺度是什么？应该是在文学性的强弱上。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学性便没有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却可以是通讯。

把报告文学界定为介乎两种文体之间的一种边缘文体,具体所指哪两种文体也不统一。有的说“介乎研究性论文与短篇小说之间”。这种说法排斥了新闻性,亦会导致过多发议论;再则报告文学不一定非像小说不可,它可以像散文或其他文学形式。还有的说是“介乎调查报告与短篇小说之间”。这种说法局部道出了报告文学的内容及形态,但同样忽略了新闻性。调查报告除了有新闻价值的可作为新闻载体公开发表的外,一般是作为公务文书应用于各行各业,所以不能把调查报告单纯作为一种新闻文体。此外,有人认为报告文学是“介乎新闻通讯和小说之间”,这说法似乎进了一步,但它又只限于小说而忽略了散文、散文诗、戏剧、电影等文艺形式的借用。这种说法倒适用于所谓的“报告小说”。那么,扩充范围,说是“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是不是就准确了呢?也不是。要是这样,报告文学就成了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不稳定的一种形态。“介乎”是个不确定的概念,不能反映事物的独立品格。但是,报告文学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有自己的创作规律——恪守真实性原则,用形象说话;有自己的报道取向——时代的闪光点,社会的热点,矛盾的焦点,撷取重大题材;有自己的价值功能——信息价值,认识价值,宣传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把报告文学作为独树一帜的文体来对待符合客观实际。

三、与新闻结合的文学边缘文体

到底报告文学是什么性质的文体?本文认为是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文学边缘文体。这是从报告文学的形成、特色和创作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来认定的。

报告文学这个名词的正式出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在这之前,虽然西方进步作家、记者和我国革命作家、进步报人都写过不少具有报告文学特色的作品,但那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报告文学写作,报刊上也没有这个名称。本世纪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动荡激烈的革命斗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动人心弦的素材。此时,德国文坛上的表现主义走向衰落,“新即物主义”(或曰“新写实主义”)成为文学的主潮。它是在直面人生而捉住其实质的动机下产生的,主张直率、准确、赤裸裸地把握和反映事物。当时作者们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报告”、“事实小说”或“报告小说”。不久,人们比较一致地把这些作品称为 Reportage (德语,报告文学),以区别虚构的小说。这是小说贴近生活、向纪实方面靠拢。

还有是散文的演变,这种演变比小说的演变更早。日本作家、评论家川口浩认为,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印刷业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传播,因而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叫做 Feuilleton 的形式,Reportage 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他进一步指出:“近代的散文,最初以旅行记及风土记的形式而出现,以后几经变迁而至今日。在此,我们应注意,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在它产生的当初,已经带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譬如在德国,一般的被认为德国近代的散文之滥觞的海涅的《旅行记》,曾以辛辣的笔锋,批判了旅行所及的地方的人物和制度等等。可是后来散文……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却了最初之特征的社会批判的特质,现在,以这种被近代的散文遗失了的精神而再生的,就是所谓报告文学!”^①这说明报告文学从散文演变而成。

文体自身发展规律尚且是这样,创作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也常见衍化现象。他们不钟情于

虚拟作品，在虚拟与纪实中逐渐把关注点放在纪实在上，以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向。这无论是在外国或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就以30年代我国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包身工》来说，作者夏衍在1992年6月2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我与报告文学》一文中再次谈到他的创作历程时讲：初衷是想写一篇小说，后来觉得小说还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将她们的生活如实地报道出来，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将当时调查到的材料，力求真实、不带虚构和夸张地写成了《包身工》，那就成了一篇报告文学。

上述说明，报告文学是文学向新闻靠拢并与新闻结合的产物。当然，新闻可以向文学借鉴手法和技巧，但不能去结合。如果新闻去与文学结合，就成了所谓“新闻文学”。关于“新闻文学”这个概念，30年代出现过，以后隐没了。1985年12月，张家口市报的文艺副刊正式提出“新闻文学”并开创专栏。对此新闻界展开“新闻文学”体裁的讨论，最后多数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易使新闻丧失自身的存在。

文学可以去与新闻结合，是因为文学反映现实既可以快速，也可以延缓，而新闻却不能延缓，否则就不是新闻；文学的包容量大，灵活性强，在广阔的背景上反映生活，而新闻相对单一些，只报告一个新鲜事实。所以文学能顺理成章与新闻结合。另外，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是通过艺术典型化手段（包括虚构和夸张）来完成的。如果素材很典型，人物很鲜明，事迹很感人，情节很完整，就可以不必采用虚构而直接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以生活真实为题材内容的文学作品才备受读者青睐。列夫·托尔斯泰就曾预言过：“将来的世纪，一般将不再虚构艺术作品。如果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报告文学正是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文学与新闻结合，也正好多方面发挥文学的作用。例如，70年代末引起轰动效应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如此。本来《人民日报》已发表了报道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通讯《苦战能过关》，而《人民文学》杂志社还要请在湖北的老作家徐迟专门写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结果取得巨大成功。这正是在文学根基上嫁接新闻枝芽绽开的“美丽的玫瑰花朵”。这并不是说只有作家才能写出报告文学，新闻记者有文学修养同样能写出报告文学佳作。

本文界定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边缘文体，是因为它发端于文学，具有文学的一般属性，并汲取了新闻的养分成为自成一体的一种文学形式，呈现在边缘地带。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艺术愈接近它的某一边界，就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线那边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线，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面的本质。”报告文学正是文学在与新闻的结合中，融合了双方面的本质而进入“边界”的。它刻画形象所借助的想象手段也只有在符合生活真实的前提下进行描摹，使之形象还原。这就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定义相一致。所以，从广义上讲，报告文学应划归到文学范畴，只是带有边缘性。有的专家认为，“边缘”的说法不大准确，其理由是：边缘的品种，多指从一两种学科之中延伸出去的科学，当这门新型的学科已经在它们延伸出去的部门完全结合而独创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体系时，就不以边缘的学科来正式命名了。这就是说，边缘学科没有独立性，报告文学有独立性就不是边缘文体了。我们认为，边缘学科既是作为一种形态的学科，就是独立性，“边缘”的含义把派生它的原生物的亲缘关系明确了。在当今学科林立、不断发展而出现互相渗透的情况下，由此而产生一种新兴边缘学科的现象屡见不鲜，谁也没有否认它的独立性。如“生物化学”，是化学与生物相结合所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具体讲是运用化学和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

究生命活动本质的一门边缘科学,是化学向生命科学的延伸和发展,具有独立性和巨大潜力。报告文学也是一样,是用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信息而与新闻结合的文体,具有明显的边缘性。

还有的专家认为,“边缘”的说法是把报告文学当成“引车卖浆者”的亚文学、二流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这是对报告文学的误解。高尔基曾强调指出:“‘特写’(俄语 очерк,意即报告文学)是巨大的、重要的事业”。“重视‘特写作家’的作品,不要再把特写看作‘低级艺术形式’,竭力帮助它成长和发展到尽可能完美的境界,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⑨当代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和拥有广大读者,就证实了报告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这样界定报告文学的文体性质及归属,其意义在于:不作为一般文学体裁,可以避免创作中虚构现象发生;不作为一般新闻体裁,可以避免忽视审美特质的现象出现;作为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文学边缘文体,说明了报告文学产生的渊源和它同文学的亲缘关系。因此,在文学与新闻不断发展和交汇的历史长河中,报告文学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上,不愧为“时代的报告”。

注 释:

①⑫ 高尔基:《论文学》,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②⑪ 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出版。

③ 基希:《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转引自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08页。

④⑩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⑤⑧ 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原文发表在1935年第4号《国际文学》),张元松译,上海泥土社1953年版。

⑥ 转引自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⑦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⑨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煊)